24/6

# 日講四書解義

上論下

Всесоюзн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ордена Ленина библиотека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фонд редких книг и рукоп.

#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六

## 論語上之三

###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此一章孔子自敘其立言之有本也。孔子曰。凡前人所已言已行。而於我傳之。謂之述。前人所未言未行。而自我創之。謂之作。作者爲聖。豈所易幾哉。我但述前人之舊。或攷諸典籍。而爲之闡揚。或聞諸故老。而加以裁

訂。實未嘗有所作也。所以然者。蓋天下之理。不出古人論說之中。我淺信不疑。而篤好不厭。是以惟知其當述。而無容復作也。然豈由我一人之見如是哉。商時有賢大夫老彭者。信古而傳述。已先我而作則於前矣。我私自倣法。以庶幾得比於我老彭耳。夫孔子刪定贊脩發明古聖王之道。以垂教萬世。雖爲述之事。實勝作之功。乃不特不白居於作。并不遽任爲述。聖人德愈盛。而心愈下。固如此夫。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
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
哉

此一章書是聖人德有餘而心愈不
足也孔子曰人於性命事物之理言時則存諸心不
言時即去諸心由心與理未洽耳若乃沉潛
淵默而此心常能體會舉平時所閱歷而有
得者皆識之不忘非見之深習之熟豈易至
此幾學者久則易厭誨若乃學焉而已知者益
求其知已能者益求其能深信義理之無窮

而孜孜向進。未嘗有厭棄之意。此成己而不息者也。凡誨人者。視人與己不相涉。則易倦。若乃誨人。而未知者導之。能者導之使知。未能者導之使能。漠見物我之無間。而循循造就。未嘗有倦怠之心。此成物而不息者也。二者皆我所從事焉。以期其必然者。以我自考。遂敢謂體備而無欠歉耶。何者能有於我哉。夫聖人總羣聖而會其全。合萬物而歸於極。人見其義精仁熟。而聖人不自以爲能。蓋惟造道之極者。

乃望道而未見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
能改。是吾憂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憂勤不已之意。孔子曰。凡
理得於心。謂之德。德者人所固有。惟脩脩以蓄
之。則德日進於高明矣。乃不從事於省察克
治。以自全其本體。將德何由而成乎。凡教法
聖賢之所為。謂之學。學者人所當勉。惟講以
明之。則學日至於純熟矣。乃不從事於講習

討論以
宜爲義。若已聞之。是明
爲而遷徙以從之也。乃
力以求合乎當然。則善
本善。其有不善。是私欲
而勿憚於改也。乃不善
絕違乎全。其責無可他
非僻。則過無由而去矣。此四
不可不
能自已者也。夫脩德講學。徙義改過。皆日新

之要。聖人豈眞有所不能。而猶以此爲憂。蓋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如也。

其進脩無已之心。固惟日不足也。

此一章書。是形容聖人閑居氣象。記者謂。凡人當閑暇之時。怠肆者易流於褻。斂束者或過於嚴。蓋由積於中者未極其純。故發見於外者未協乎節也。惟夫子周旋中禮。隨在各當。

如當燕居無事。自不同於在朝在廟。應務接物之時。則見其舒徐自若。而無迫遽之意。其

容申申如也。溫潤可親而無震厲之氣。其色天天如也。自其德性之純粹。發爲氣體之和平。誠有擬議之所難窮者爾。夫聖人舉止動靜無不適合乎當然。而其見於燕居者如此。

此一章書。是孔子爲道不行而嘆也。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凡人之氣壯而盛老而衰。方其盛也。習焉而不覺。及其衰也隨感而可知。甚矣吾氣之衰

也。何以驗之。吾向也年當少壯。常夢見周公。不能以身接。而猶得以神遇。至於今。久矣不復夢見周公矣。卽此而觀。不可以見吾衰之甚乎。蓋孔子志在行周公之道。原不因年而有異。雖自歎其不夢周公。終何嘗一日忘周公哉。夫孔子之不忘周公。乃孔子之不忘天下萬世也。而僅托之夢想。發諸浩歎。豈不深

可惜耶。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心學之全功也。孔子曰學莫先於立志。若非所當志而志則志失其正矣。夫人倫日用之間各有當然之理。而致知以究其原。力行以盡其事。務使心神專一。以期漸進於高明。所謂道也。必志於此。則所適者正。而不惑於他途矣。行此道而有得於心。能保其永存乎。必也操以強忍之力。務使此德恒守而不失。德愈積而守愈堅。則

始終允執。而衆善備矣。行此道而德全於心謂之仁。仁而不依。則物欲時引。將心之所全能保其存養之功。務使此仁日習而不違。仁愈至而習愈熟。則常變悉協而天理純矣。自志道而據德依仁。本之在內者。既無不盡。而末之在外者。又安可遺乎。

如詩書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所謂藝也。誠能游心於此。朝夕涵泳。以陶養其性情。則有以通乎物理。周乎世用。而心

亦無所放矣。蓋道德仁藝所以會乎理之全。
志據依游所以盡其心之用。本末兼該內外
交養。而不失乎先後輕重之序焉。聖學之所
以有成也與。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此一章書。是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孔子曰。人
性本無不善。而不能使之同歸於善。是亦教
者之過也。人不知來學。而必欲往教。固無是
禮。苟其求教之誠。執贄而來。雖自行一束之

脩以土厚薄不同而向道之心則同爲學者也。吾未嘗不憫人設教不輕授人教之義也亦不輕棄人教之仁也教澤所以無窮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施教之有方也孔子曰教人者豈不欲盡言而無隱但必俟受教者有心求通而未得通地而後設教者可施人有

其意憤然不能自已者。在彼先有可通之勢。
而我爲之開其意則不憤也。若不憤則不
有益於啓之。是以不啓。人有口欲言而
何以啓之。是以不啓。人有口欲言而
其貌悱然不克自伸者。在彼先有可言之機
而我爲之達其辭則不
有益於悱也。若不悱則
何從發之。是以不發。至於人有爲我所欲言而
者。如舉一隅以告之。必能觸類引伸。以三隅

反證然後復告則彼之悟無窮而我之言亦易入。若舉一隅而不能自用其力者。卽是執一而寡所旁通。絕不復益。是以不復也。蓋教者固有欲盡之心。學者尤必有自致之力。然後教學相長。可與有成。否則雖諄諄告語無庸也。孔子之不輕於教之意也夫。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性情之正也。記者謂吾夫子德性純粹。哀樂適當乎中。如人當有喪。能甘味旨食。見至隱而哀之。時而食於其側。則不哀未忘。則終日哀樂不相襲。而自不能歌也。大聖人之不飽不歌。豈有心行乎其間。乃隨所遇而各中其節。聖人用情之忠厚。其亦足以者能識聖人自然之忠厚也。學矣夫。進於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出處之道。所遇者係乎時。而所操者存乎己。有如用之。是時可以有爲也。則出而濟之之功。其或舍之。是時不可以有爲也。則卷而藏之。以全獨善之

志。仕止久速。既聽其遇之自然。又不失其理之宜然。當吾世孰能有此哉。惟我與爾有是夫。固有獨喻而不可以告人者矣。子路聞是言而請曰。用舍行藏。夫子固與回共之矣。若夫子一旦行三軍。而有戰伐之事。則將誰與乎。子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而可以血氣逞乎。如暴虎徒搏。馮河徒涉。輕生妄動。死而無悔者。既不知一己之利害。又焉能措大事於萬

全吾所不與也。必也平日之涵養裕乎一心。臨事之際。不但不宵妄動。且有戰兢危懼之意。又好深謀遠慮。斟酌至當。而後果決以成之。如此之人。以敬慎養其氣。以詳密保其全功。可謂智勇兼備者。是乃吾之所與也。由前觀之。則知可以退。後觀之。則知可以進。彼祿與干時躁進之徒。皆非用世之具也。由後觀之。則知有謀者。乃能有勇。彼鹵莽剽銳。與輕浮喜事之子。皆非成功之人也。人主論相

擇將其必取法乎此必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
子曰。富而可求。從吾所好。
此一章書。是聖人破人妄求之心也。孔子曰。
天下之物。未嘗不有求而得之者。至於富則
何如哉。若富而可以人力強求也。則雖執鞭
之士。吾亦爲之矣。蓋執鞭雖賤役。而富貴人之貪富。亦非偶然。在
以致富。又何辭焉。但
天有一定之數。在己有一定之理。如不可強

求而得。則何不從吾中心之所好。爲安於命
而合於理也乎。夫求富貴。則乞諸人而不得。從
好則反諸己而有餘。人亦何必營營取辱哉。
然則士之所以立身。君子之所以取人。必先
觀其所守而後可知其所爲矣
子之所愼齊戰疾。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夫子謹身之大節也。吾
夫子何事不愼。何時不愼。而又有所更愼焉
者。蓋有三也。其一曰齊。夫齊以交神之所

以享格者在誠意不在虛文一有不慎則備
禮備樂無益也若夫清明其志儼恪其體所
謂祭如在者惟夫子有焉一曰戰夫戰以衛
國國之所以靈長者在勝算不在黷武一有
不慎則堅甲利兵無益也若夫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所謂神武不殺者惟夫子有焉一曰
疾夫疾爲身累身之所以保攝者在平日尤
在一時一有不慎則補救怨尤無益也若夫
養其天和譬其醫藥所謂守身爲大者惟夫

子冉焉。可見聖人無所輕。故謹之又謹。要非窺聖人者焉能知其如此哉。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之神遊古帝也。昔帝舜之作樂也。名曰韶。以至聖之德。當極治之時。其聲容美善雖得之傳聞。而未易親見也。舜之後。有陳敬仲者奔齊。故齊有韶樂。夫子至

齊而得聞韶焉。於是三月之久。一心向往。至於飲食俱忘。不知肉味。且贊嘆曰。古樂之入人也。深矣。而不知韶之入人也。更有出於意想之外者。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非甚盛德。烏能若此乎。蓋治之一象徵乎樂。而樂之原係乎德。孔子之所以極贊舜樂者。其亦與舜合德而後知其深也。豈僅在聲音節奏之際哉。

再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正名之心也。昔衛世子蒯聵得罪於出奔。國人立其子輒爲君。及靈公之後。及晉人送蒯聵歸國。輒遂拒之不受。當時之人。莫不以蒯聵爲罪人。而輒爲是也。再有疑而問子貢曰。衛君之立。人皆爲之矣。不知夫子亦以爲然而爲之乎。子貢曰。諾。吾將入見夫子而問之。子貢不敢直言衛君。而取古之尊父命。讓國而祚者以爲問。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二子遜國而逃制行高潔古之賢人也子貢曰二子固賢人也但不知讓國之後亦有後悔而怨焉否乎子貢之意以爲賢如二子尚不免於怨則衛君也蓋國之得失孰如父子之大倫親喪爲安各行其志皆合乎理是求仁而得仁矣又何怨乎於是子貢出謂冉有曰夫子不爲衛君之得正叔齊以不遵亂命君又何責焉孔子曰凡人有所求而不得則怨若伯夷以尊父命爲正

齊之遵父命爲孔子之所深取則衛君之拒父父豈待再問而知之乎惜也聖賢正名之心徒存之空談而已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自得之樂。不以境遇而移也。孔子曰。人之常情。莫不厭貧賤而慕富貴。至於我則不然。卽如疏食可飯也。則飯之。水可飲也。則飲之。肱可曲也。則枕之。其爲淡

泊。不亦君子乎。然我之有甚樂而不足以動其清虛也。其亦君子中矣。其或不義而富且貴。似太空亦勝於疏水曲肱。然自我視之。殆如浮雲之過矣。其或不義而富且貴。似太空亦勝於任其往來。而不足以動其清虛也。其亦君子中矣。其或不義而富且貴。似太空亦勝於疏水曲肱。然自我視之。殆如浮雲之過矣。

哉。可見聖人之心。原有眞樂。故一切境遇。不足爲累。豈僅矯當世而薄富貴者比與。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明易理之當學也。孔子曰。古聖人之制易也。天道於是乎昭焉。人事於

是乎備焉。廣大精微。前民利用之書也。我罰
心用力。久矣。若天再假我數年。使得竟其學
易之功。或觀其象而玩其變。或觀其辭。或觀其
其占。則吉凶消長之理明。進退存亡之道得
一動一靜。雖未必全然無過。其亦可以無大
過矣。可見聖如孔子。尚以讀易寡過自勉。況
有裁成輔相之責者。其可不務於窮理盡性。
以幾參贊位育之能事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聖教之有常也。夫子設教。因人而施。固亦無所不言矣。而更有所雅言者。一曰詩。詩之爲教。有美有刺。而溫厚和平。足以養性情。一曰書。書之爲教。有治有亂而典則詳明。足以考政事。一曰執禮。禮之爲教。有損益。足以定法守。是三者。皆日用切身之具。故夫子皆雅言之。有時言詩書禮。亦無非雅言也。學者尚可舍此而別求異聞與。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此一章書是聖人自明其好學之篤也昔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蓋以聖人之德難以名言耳孔子聞而教之曰葉公欲知我而後問而爾復不對不愈令彼疑我耶女奚不曰其爲人也好學無厭者也當其發憤之時遂至於忘食及其自得而樂也遂至於忘憂

至於忘憂或憤而愈樂或樂而益憤學以忘年惟日不足又焉知老冉冉其將至乎我之爲人不過自言其平常而功夫至此已極純粹學聖人者其亦知所向往哉

孔子不過云爾有何渾遠而不以對也要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揭己以示人也孔子曰人皆以我爲無不知矣抑知我所以知之之故乎人凡人有聰明睿智出於天然者是謂生

知。又有遜志時敏。期於有獲者。是謂學知。我亦不可謂非知者也。然非生而知之者。乃篤信好古。不自暇逸。敏以求之者也。我何敢自欺以欺人乎。蓋生知學知。成功皆一。生知而不加之以學。亦未能盡知之量。至於孔子。生知猶加之以學問之功。所以集千古之大成。人豈可自恃質稟。而廢勉強之功哉。

子不語怪。力。亂。神。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夫子謹言。以立世防也。

吾夫子教人。曷嘗有所隱哉。而亦有所不語者。其一曰怪。怪則詭異不經。惑人聽聞。其一曰力。力則恃強好勝。不顧義理。其一曰亂。亂犯分。爲人倫之大變。其一曰神。神者幽遠難測。爲日用之所不切。此四者或非理之正。或非理之常。在言之者或足以快一時之聽聞。而信之者必至於壞生人之心術。夫

子之絕口不語者。其防世之心。豈不遠哉。

抵怪誕不經者。必當恃詐力以濟邪謀。犯上

作亂者。多托言鬼神以惑愚衆。此聖人首嚴異端之防。而明王必申左道之禁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一章書。是欲學者隨在取益也。孔子曰。人之不能精進者。往往以得師爲難。不知師亦何地不有哉。即如三人同行。言其數則甚寡。論其時則甚暫。然亦必有我師焉。彼其善者。亦有悖於理而爲善者。亦有合於理而爲

不善者。若我不能存心爲己。則彼之善不善於我何與。好學者。擇其善者而從之。惟恐己之不善如彼也。是一時之觀感興起。善者亦我之師也。安往而非我得力之處哉。可見聖德以日新爲大。學問以交脩而成。因人見道。隨處求之。惟恐己之善不益。書經所謂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職此意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此一章書是聖人援天以自信也。昔孔子周流至於宋國。有司馬桓魋者。忌孔子而欲害之。是時從者皆懼。其不免也。孔子曉之曰。人之禍福皆繫於天。天既雖曠違而難知。然返觀於予而是德者。思予何以有是德哉。乃天生是德於予。非偶然也。天意既如此。則予之命。天自主之。桓魋其如予何。要之明有先天後天之學。故能見之確有知天知命之明。有先天後天之學。故聖人決之定。有迪吉而無凶咎也。不然。寧不爲妄

人所借口哉。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身教示門人也。孔門弟子。每以言語求聖人。故以無言爲吝教。孔子乃以爲隱諱而不言乎。不知吾之於示之曰。二三子之來學於吾之爲丘乎。其無行乃以爲隱諱而不言乎。不知吾之於尋常之際。吾之立教。原不離動靜云爲之間爾。初未嘗有所隱也。蓋道之在人。不過日用

不但吾不欲隱。卽道本無可隱者。不但吾無所隱。卽二三子誰是可隱者。是丘。固如是也。尚何疑於二三子乎。而不與丘哉。總之聖人與化工合德。而凡人亦原與聖人同體。苟能反諸身心之間。以求其弊乎無隱之旨。雖聖人可學而至也。何聖教之難窺耶。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聖教之全功也。孔子之

教人。蓋亦多術矣。而其大端有四。四者唯何。
文行忠信是也。蓋天下之義理無窮。而詩書
六藝。已備載之。學而可以不文乎。平日之聞
見皆虛。而躬行實踐。乃有獲焉。學而可以無
行乎。至於居心之間。偶涉於虛僞。應物之際
或近於欺詐。則文行雖優。而根本已失。不但
自慊而且以慊人矣。學而可以不忠乎。可以不
信乎。此夫子所以諄諄諄諄。示恐人不留意於
四者之中。亦恐人復妄求於四者之外。其爲

教也。不亦嚴且切與。學者究心於此。則知行並茂。表裏如一。其以幾於成德也無難矣。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存恆心。以爲作聖之基也。孔子曰。天下之人品不同。然有其根基。則皆可上進。如神明不測。謂之聖人。吾未始

不欲見其人也。然聖人不世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才德兼優之君子斯可矣。蓋君子雖未至於聖人。然學已有成。去聖不遠。不亦慰吾見聖之思乎。若君子而外。天資粹美。謂之善人。吾未始不欲見其人也。然善人亦不常有。得見立心純常之有恆者斯可矣。蓋有恆者雖未即爲善人。然存心樸質。立志堅貞。不亦慰吾見善之思乎。夫有恆之與聖人。高下固甚懸絕。然其資質極醇。無所虛僞。使充

之以學。未始不可作聖。若夫人之虛僞者。本無也。而作爲實有之狀。本虛也。而作爲盈滿之狀。本約也。而作爲侈泰之狀。其人如此。雖一時僞以欺人。久之自不能繼。難望其有恆矣。有恆不可得。又何以爲作聖之基哉。大抵聖人君子善人。總不外此有恆之一心。在聖人則爲至誠無息之心。在君子則爲自強不息之心。在善人則爲純一不二之心。人能常守此心。卽是作聖根本。此孔子思見有恆。

即所以思見聖人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此一章書是記聖人愛物之仁也。釣是以餌取魚。綱是用大網絕流而取。弋是以絲繫矢而射。宿是鳥之棲者。記者曰。孔子貧賤之時常親取魚鳥爲祭祀奉養之用。但常人處此每多貪得之念。而孔子行之。則彌見好生之心。其取魚也。但用鉤以釣。任其自至而已。未嘗以繩繫綱。絕流而盡取之也。其取鳥也。但

以絲繫矢。射其飛者而已。未嘗伺其棲宿用射以掩取之也。由此觀之。不得不取者。寓愛物之仁。蓋聖人渾盡之理。不忍盡取者。寓愛物之仁。蓋聖人渾然仁體。心同造化。故於取物之中。見生物之意如此。本此意而推之。豈不人人咸遂其生而萬物各得其所與。惜乎不得其位。老安少懷之志。僅托之夢寐東周而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求知之功以示人也。

孔子曰。天下之事不有理。必先知之明。而後行之當。今天下之事不有不知其理。而妄有所作爲者。我則無是人。有不知其理無窮。而以求知於人。擇識不精。非所聞見不博。非所以求知於己。我惟是多聞天下之理。擇其善者而從之。務使有得。多見天下之事。無分善惡而識之。以備參攷。此由學問以廣聰明。雖未爲生知。而亦可爲知之次也。夫生知安行

如孔子。而謙冲自勉如此。則知聞見擇識乃求知之法。而講學窮理之功。誠不可以或廢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與人爲善。不爲己甚之心也。昔孔子之時。有地名互鄉者。一鄉皆習爲不善。人皆以其難與言善而絕之。一日有童

子者慕道請見。孔子不加拒絶。進而見之。時門人不能無疑。以爲設教固不可不嚴。而童子之來。夫子顧見之。殊不能不惑也。孔子惡則不可不嚴。如互鄉之人。君子之所絶。而童子之處己。原貴於嚴。而加惠後學。曉之曰。君子潔己以進。不保其往。而童子則有向善之心。我特因其習俗。遂絶之已甚耶。且凡天下之人。特則不可執成見而阻其自新之路。今互鄉俗雖不善。而童子則有向善之心。我特因其進而求見之誠耳。非取其退而爲不善也。何得

患不能潔己耳。若一旦洗心滌慮潔己以求見。此卽好善之機。可與入德。吾但取其今日之能潔耳。至往日之或善或惡。安能保耶。今童子之見。二三子亦可無惑矣。總之於公。而待人則本於恕。孔子欲化導愚頑。以移易其風俗。故不爲已甚如此。若在君師之位。則無論賢愚。皆在其陶鑄之中。書曰。敬敷五教在寬。此帝王教人之法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求仁也。孔子曰。世之懌於求仁者。皆以仁爲遠而難求。自吾觀之。仁果遠乎哉。蓋天下無無心之人。亦無無仁之心。是仁乃本來之良。人所固有。但人蔽於私欲而不知求。遂流於不仁而以爲遠耳。若吾固有之仁。卽此有覺之中。天理來復。是欲之斯至。無俟他求也。而又何遠之有哉。要之仁具於心。得之易。失之亦易。人能時時提醒。在在操存。則一念欲

之。一念之仁也。念念欲其天德之純。亦惟存乎一心而已。可不勉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此一章書。是見孔子爲君受過也。陳國名。司

敗官名。昭公。魯國之君。昔魯昭公素稱知禮而不免娶同姓爲婚。故陳國有司敗者不能無疑於心。因問於孔子曰。人皆以昭公爲知禮乎。是時司敗之問有心而孔子之答無意。故直以知禮答之。及孔子既退。司敗適遇孔子弟子巫馬期。乃揖而進之曰。吾聞君子爲人平心直道。有事關名義者必公是而無所私黨。由今觀之。君子亦阿黨於人乎。何以見之。如同姓不爲婚。周道也。今

魯與吳。皆姬姓。而魯君乃娶吳國之女爲夫人。乃自爲之而自諱之。吳孟子。旣已干越於前。而又復掩飾於後。悖禮甚矣。使魯君而猶爲知禮。則人孰不可爲知禮與。夫魯君不知禮如此。而夫子猶以知禮與之。非黨而何。司敗之議昭公固是。然以孔子爲黨。彼豈知聖人用意之厚哉。於是巫馬期述司敗之言。以告孔子。孔子竟不辨其禮之知與不知。已之黨與不黨。但自引咎

日。人之所不幸者。莫甚於不聞過。今丘也幸矣。苟有過。人必知之。既知於人。即得聞於己。由是改而過失。人必又圖歸於無過。豈非我之所甚幸者乎。蓋無容昧者。天下是非之公。而曲爲諱者。豈非萬世人臣之法乎。如孔子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此一章書。是孔子樂於取人之善也。記者曰。夫子好善無窮。誠意懇至。每遇人有一善。則

相爲契合。如與人歌也。若人之音律節奏。有相和而善者。此時夫子之心。不知有己。止知有善。好善之心。遂油然而不能自已。必使其人反覆歌之。凡其音律節奏之美。皆默會而詳味焉。然後自歌以和之。同聲相應。音節克諧。是不但取人之善。而且以己之善。爲人之善。其好善之誠。爲何如哉。觀孔子於一歌之善。而好之懇至如此。其與大舜之舍己從人。樂取人善。何以異乎。蓋聖心渾然

至善。隨在具足。故於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
人以實。行也。孔子
人終身爲學。不徒貴有克
敦之踐履。如敷陳理道。煥然成章者。謂之文。
此不過語言之工。文采可觀而已。我雖未能
過人。而猶可以及人。若夫有才而不
有德而不務其德。事事求實踐。不
此乃躬行君子也。吾非不欲企而

反心自思。則全未有得。吾朝夕之間。亦惟以此自勉而已。觀孔子此言。可見文易而行難。行急而文緩。故君子之進德。必以忠信。而脩辭立誠。乃所以居業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無已之學。示求聖求仁之實也。昔孔子道全德備。當時有稱爲聖與

仁者。故孔子辭之曰。人之品量不齊。而學之造詣不一。如神化不測之聖人。與萬物一體之仁人。則吾豈敢當乎。抑惟以聖仁之道。敦勉力行。爲之於己。不敢自止而生厭足之心。即以聖仁之道。鼓舞誘掖。教誨於人。不敢言勞而萌倦怠之意。此乃我之所能者。亦但可云如此而已矣。敢云聖仁哉。維時弟子有公西華者。聞斯言而嘆曰。爲可能。而不厭則不可能。誨可能。而不倦則不可能。自非至誠無

息。善與人同者。未易幾此。在弟子雖欲學之。而正有所不能也。是夫子雖不居聖仁之名。而愈以徵聖仁之實矣。要之聖人之心常虛。如大禹不自滿假。文王望道未見。其存心皆無異也。觀於孔子之言而從事聖仁者。惟常存不自足之心而已。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丘之禱久矣。

此一章書。是言聖人脩身立命之學。無事祈

禱以求福也。昔孔子曾有疾病。門人皆以爲憂。子路請行禱祀之禮。蓋雖出於至情。而實昧於正道。故孔子不直斥其非。而先問之曰。丘之禱久矣。欲子路自省也。子路未達。對曰。有之。古誄詞云。禱爾於上下之天神。下之地祇。蓋言人有疾病。當禱祀以祈福佑也。於是孔子曉之曰。夫所謂禱者。乃悔前非以禳災患耳。若丘平日敬畏天命。一言一動。皆不敢得罪於鬼神。原無所爲禱也。即以禱言

而丘之後禱耶。蓋聖人與天地合德鬼神亦不能違。自無事於禱。凡人但宜修德行善。以盡人道之常。至鬼神之不可知者。敬而遠之可也。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一章書。是孔子甚言奢之爲害。而爲維世之論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自有中道。無過不及。所以尚儉靡。而過乎中者。謂之奢。奢則意

氣驕盈雖理之所不當爲者亦僭越爲之其弊將干犯名分而不孫若專務省約而不及乎中者謂之儉儉則力行節省雖理之所當爲者亦吝嗇而不爲其弊將規模鄙陋而固此二者皆非中道也然就二者較之與其驕盈僭越敗壞風俗其爲害也大寧可狹小鄙吝貽譏固陋終是世道人心無甚流弊也昔帝堯茅茨土階大禹惡衣菲食古曰趨靡節儉遂成淳龐之治後世人心不古日趨靡

濫。所賴在上者。辨等威。定制度。塞其源而遏其流。庶幾返淳還樸。不至成極重難反之勢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此一章書。是卽心術以關天下之治亂。嚴君子小人之辨也。

孔子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然欲知君子小人。當內察其心術。而外觀其氣象。蓋君子循理而行。心無所累。但見其隨遇而安。不愧不怍。無適而不寬舒自得也。蓋坦蕩蕩焉。

小人行險僥倖。心役於私。但見其憂勞不寧。患得患失。無時而不思慮愁苦也。蓋長戚戚焉。由此觀之。即氣象可以知心術。即心術可以定人品。君子小人之分。原不可掩。欲觀人者。可不致辨哉。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之容。以見盛德之徵也。記者曰。容貌者。德性之符。人惟氣質有偏。涵養未粹。故見於容貌者。不能得其中和。吾夫

子全體渾然陰陽合德雖見乎容者隨時不同然未有不出於中且和者如近仁者其容溫而仁溫勝者鮮剛方之槩則厲爲難若夫子和厚可親見爲溫溫矣而和厚之中自然嚴肅蓋可親而不可犯也又何其厲乎此溫之得乎中也如近義者其容威而義勝者鮮柔嘉之則則不猛難若夫子尊嚴可畏見爲威矣而尊嚴之下自無暴戾蓋可畏而亦可近也何至於猛乎此威之得乎中也如近禮者其

容恭。而致恭者多矜持之迹。則安爲難。若夫子顒然莊敬。見爲恭矣。而莊敬之內。泰。蓋不慢而亦不拘也。又何其安乎。此恭之得乎中也。蓋孔子躬秉盛德。故內外有時措之宜。動靜協中和之極。其見於容貌者有如此。學聖人者。惟在涵養德性。至於純全。則容貌之間。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闡揚泰伯。次仲雍。次季歷。生子昌。是爲文王。太王知古公。生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以及文王。泰伯知季歷之即與弟仲雍。託名採藥。逃之荆蠻。太王於是傳位季歷。至武王而有天下焉。孔子稱之曰。我周肇基王迹。始於太王。其後世世相承。官賢聖之君也。而太王之長子泰伯。其德之盛。真可謂至極而無

以復加矣。何也。泰伯以
乃泰伯所宜有也。泰伯
之荆蠻。示不可復用。故
王而遂有天下。自當日
今思之。不過讓國而已。實則以天下之
大。固讓於弟姪而不
可見。故民莫得而稱
一毫私欲之累。而曲
全乎父子兄弟之間。
使身與名俱
至德也。孔子特爲表

章之。其讓德之美。豈不昭著於萬世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禮成其德也。孔子曰。人之立身。必一稟於禮。而後動靜之間。皆合乎自然之秩序。而無太過不及之弊。如待人固貴於恭。使不有禮以節文之。則儀文煩多。周旋過當。自檢而反以自苦矣。不免乎勞。

處事固貴於愼使不有禮以權度之則逡巡
惶懼謹畏太過敬事而反以廢事矣不免乎
蔥至於勇者美德也使不以禮自守則一往
之氣遂逞其血氣之剛必將至於犯分而亂
矣直亦美德也使不以禮自閑則徑遂之情
遂無復含容之意必將至於急切而絞矣夫
恭愼勇直皆人之美德但無禮以爲之節制
遂各有其弊而反爲美德之累信乎禮不可
以斯須去身而動容周旋中禮者乃成盛德之

至乎。孔子又曰。化民成俗。必有所本。在上之舉動。卽下民之則效也。如有位之君子。於一本九族。因情誼之當然而敦篤之。此上之自盡其仁也。彼下民貴賤雖殊。要莫不有其親。亦必孝於父母。睦於宗族。各親其親。而興起於仁矣。於故交耆舊。不以跡疎年遠而遺棄之。此上之自盡於厚也。彼下民尊卑雖異。亦莫不有故。於朋友。和於鄉隣。各厚其故舊。必將信於朋友。其感應

如此其速、可見時雍風動致之無難。唯在爲上者之躬行率導焉而已。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此一章書。是曾子守身之孝也。曾子在聖門。素以孝稱。其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豈夫有疾將終。追思生平守身之道。至此可以無愧。故呼其及門弟子而教之曰。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體。不辱其親。方謂之孝。汝等試啓而視吾之手。有不全焉者乎。然吾身體之所以得全者。以吾有以保守之也。詩經小旻之篇有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戒愼恐懼。常憂隕墜。無時無處。不存此心。所以得保此身。而今而後。吾方知得免於毀傷矣。汝小子其念之哉。蓋語畢而呼之。以致叮嚀之意。亦欲使及門弟子。如己之戒愼恐懼。一舉足而不

敢忘親也。曾子守身之孝如此。蓋立身行道顯親揚名。固爲孝之大節。然不虧其體者。自能不虧其行。體且不虧。而況於行乎。皆由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此一章書。是曾子以省身之學。告臨民者知

所重也。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曾子。
有疾。敬子往問之。曾子言曰。大凡鳥之將死。
其鳴必哀。人之將死。其言必善。蓋曾子將告
以爲政之道。恐敬子忽畧而不加之意。故先
言此以起其聽也。因告之曰。凡在位之君子。
不宜瑣屑於細務。惟當崇尚乎大體。其餘臨
民之道。所最重者有三。容貌彰之於身。一有
不謹。易至粗厲怠肆。君子不動容貌則已。動
容雅飭恭謹。遠於暴慢。道之可貴

者此其一。取行違君子不正顏色則已。正顏色則已。便當表裏如一。而近於信實。道則已。出辭氣則已。便當成章順理。而違於鄙倍。道之可貴者此又其一。蓋有諸中。必形諸外。制乎外。必養乎中。操存於平日。省察於臨時。故能內外交盡。動靜兼該。此誠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君子所貴之道。惟此而已。若

夫用籩豆以供祭祀之事。不過器數儀文之末節耳。自有執事者司之。曾何有於此哉。至於帝王之學。與士庶異。凡屑屑心於此。建極綏猷。以君臨天下之上。固操正心誠意。建極綏猷之有其本。而不在區區度數之末也。當知所先務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此一章書。是明顏子無我之學也。曾子曰。凡

人志意盈滿。少有所得。便見己之有餘。人之不足。其能下問者誰乎。若乃己之學力精到。既已能矣。卻不自恃其能。而以問於不能之人。己之學問充足。既已多矣。卻不自恃其多。而以問於寡少之人。此其心體謙虛。絕無滿假。雖有而自視若無。雖實而自視若虛。其眞知義理之無窮。有如此。凡人度量淺狹。少有觸犯。便謂在己爲是。在人爲非。其能容忍者誰乎。若乃人有觸犯於我。我能情恕理遣。置

之度外。全無計較。不
不藏蓄於胸臆。其不
此何人哉。惟舊日吾
不伐。改能謙以受人。
人嘗拳拳服膺。用力
多見也。總之聖賢無
天下之理。而不見己
而不見人之不足。然
而化之境。則亦未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以全德望人之意。
天下言成德者。必歸於君子。然才者不全。均不可謂之成
節者德之守。才節二者。
德若有人焉。其才不但可輔長君而已。即將
六尺幼冲之君。付託於其身。可以承受而輔
佐之。既能保衛其國家。又能養成其令德。而
不負所託焉。不但可共國政而已。即將一國

之政令。專寄於其身。可以擔荷而總攝之。既能安定其社稷。復能綏輯其民人。而不負所寄焉。其才之過人如此。至若國勢艱難之會。人心離合之幾。從違趨避。正大節之所繫。苟非見理精明。持志堅定。鮮有不爲其所奪者。其人當此之際。卻能卓然自立。利害不以移其心。死生不以易其守。保輔幼孤。維持百里。始終不渝。其節之過人又如此。既有其節。果可謂之君子人乎。反覆思之。信乎

其爲君子人也。夫是人也。言其品行。則爲成德之君子。任以官守。即爲社稷之純臣。使當太平無事之時。自能敢言犯諍。一德同心。致吾君於百世。此曾子所以嘆賞之不置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此一章書。是曾子責士以體仁之意。曾子曰。士立身天地間。以聖賢自期。必須度量寬廣

不以一善自足。是之謂弘。持守堅忍。不以半途自廢。是之謂毅。但心體本自剛大。一有私欲便狹隘而不弘。豪緣平日無省察克治之功。所以任重而不毅矣。儒而不毅。無至大至剛之體。曾是異於凡民。儼然爲士。而可以不弘毅哉。所以然者爲何。蓋以士所負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遠也。惟任重非弘不能勝。惟道遠非毅不克荷也。然果何以見其重且遠哉。凡以爲此仁也。仁者。心之全德。原與天地同其

廣大。士以爲一己之任。不但知之而已。必欲
身體而力行之。則是舉天下之善。盡萬物之
理。皆在士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且
原與天地同其悠久。士任此仁。無有間斷。終
食於是。造次顚沛亦於是。一息尚存。此志不
容少懈。直至沒焉而後已。其道不亦遠乎。士
之所以貴弘毅者以此。總之仁道至大。非全
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
理之不該。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可間。此

聖門爲學。莫大於求仁。而曾子卒得道統之傳。有以也夫。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此一章書。是明經學之有益於人也。孔子曰。性情之理。中和之德。固人心之所同具。不待外求。然古人立教。皆已先我爲之。使非始終有資。何以淺深各得。當其始也。欲爲善而去惡。必先有以感發其好善惡惡之心。所謂興也。然非無自。必於詩乎。蓋詩本性情。有美

刺諷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者之初。必於此而有以起發其仁義之良心也。及其中也。善念既起。又必卓然有以自持。方能有善而無惡。所謂立也。然立非無自。必於禮乎。

蓋禮有恭敬辭遜之意。節文度數之詳。服習既久。則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酬酢之際。得以貞固而不亂。故學者之中。必於此而不爲事物所搖奪也。及其終也。既能自立。又

必造於純粹至善之域。所謂成也。然成非無自。必於樂乎。蓋樂有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蕩滌邪穢。消融渣滓。故學者之終。必於此而有以此。由此觀之。詩禮樂。其可以不學耶。要之。獲詩禮樂者。治心之資。言其序雖有前後。先究其仁熟也。仁熟。興立成。乃學之人止一心。興立成。乃學者因心之獲。詩禮樂即學者治心之資。言其序雖有前後。先究其歸總無內外。孰謂經學非即心學哉。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爲上者以範民之道也。
孔子曰。聖人在上。其知先知。其覺先覺。豈不
欲家喻戶曉。以斯道覺斯民哉。然必盡人而
覺之。其勢有所不能。故但可使之由於理之
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蓋理所當然
者。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民生之日用。卽常至愚之人。俱可遵道遵路。率循而
無難。故可使之由也。若其所以然之故。皆出
於天命之自然。人性之固有。其理精微奧妙

自非中人以上未易得聞況蚩蚩之遍喻故不可使之知也雖知之理不外行之事由於力行之心反不勝其求知之機若必使知之則知者不失之過不知者亦不爲不及要在因民以治民不必強民以從己此聖人率天下以中庸之道而無索隱行怪之弊也與有化民之責者可勿致審於其間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人以弭亂之道也。孔子曰天下剛勇之人。恃其血氣之強。而又疾惡貧窮。不肯安守義命。則有勇無義。適爲亂資。此等之人。固爲天下之首惡矣。至於不仁之人。本心已失。當其罪惡貫盈。即當屏棄而懲之。以之以善。若其罪惡未著。尚可容忍而化之以善。若其罪惡貫盈。即當屏棄而懲之。以威不然。而徒疾惡太過。使之無地可容。則事勢窮迫。彼將以不肯之心。肆其不仁之毒。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是惡不仁之人。本爲好惡

之正。特以處之過當。反足致變。則君子之待小人。豈可輕發而不善處之乎。是以古之聖王保治於已安。制亂於未萌。使夫材能効用奸宄回心。則御之之道得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恃才之意。孔子曰。凡人不可無才。尤不可不善居其才。自古材能技藝之美者。莫如周公。然周公之所以見重

於天下者。以公遜碩膚。握髮吐哺。有才而不自恃。故可貴耳。若有周公之才之美。乃驕焉而自牧。吝焉而挾己所無。未有畏卑以善與人同。則無所不有。不有畏大本失矣。縱使多才多藝。特其緒餘而已。何足觀哉。夫涉驕吝。尚不足觀。況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一涉驕吝之不可也。蓋有才者必當居之以德。德極其盛。則才自極其全。故聖如帝舜。而舍己從人。功如大禹。而聞

言則拜。滿招損。謙受益。誠聖賢存心之要道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此一章書。見道不切志於穀祿。則是正誼而不謀利。明之久。而不見此。從事於學。至三年心以爲學也。有人於學。原以明善誠身。求其在我而已。利祿之來。吾人爲奚暇外慕。雖學成名立。亦有用世之時。然一心

道而不計功。操守堅定。工夫純篤。凡榮辱得失之故。毫無足以動其中。使非專心爲學。何以歷久不遷如此。此其人豈易得哉。可見儒者惟在純脩。國家務求實學。下無干名求利之人。則上有舉賢任才之慶。聖人之言。其維持世教不淺矣。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立身處世之道也。孔子曰。君子立身處世。必學問操守。兼造其極。方爲全德。未可苟也。凡人志向不專。不能爲學。故信之必須誠篤。然見理不明。所信者或不得其正。反足爲累。又須格物致知。窮理盡性。以求其是非之眞。盡其精微之奧。則講究明而辨別審。所信者一出於正。而操守之必須堅固。然學能入道。故人持守不定。不能入道。故雖持守不化。所守者或不得其當。死亦

徒然。又須事必由理。行必合宜。不徇匹夫之
小信。而乖中庸之大道。則楯綱常而扶倫紀
所守者允得其當。而爲有守之人矣。有學有
守。則知之明。而行之決。出處去就。焉往而不
善哉。故其於危邦也。則避之而不居。去就如是其審也。當天下
之有道也。正君明臣良之會。則出仕而盡展
其蘊。當天下之無道也。正潛身養晦之時。則
隱居而獨善其身。出處如是其正也。使非有

學有守。何以能咸宜如是。至若邦國有道。止君子向用之時也。乃避世絕俗。而困處貧賤之中。上不足以澤被蒼生。從堯舜。下之不足以致君堯舜。豈不可愧恥乎。邦國無道。君子高蹈之時也。乃希世取容。致身富貴之地。既取貪位之譏。復無待時之節。豈不可愧恥乎。惟其學守未能兼善。故其進退徒足貽羞。甚矣士之不可以無養也。蓋學者須見之明。守之定。用有可行。舍有可藏。然後平時則能尊主

庶民建功立業有事則能砥礪名節以匡扶世運若碌碌庸人何足取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侵越職分之意。孔子曰凡人有是職位始有是謀爲如處公卿大夫之位則當謀公卿大夫之政其謀當有所加於位之内之責而非位之外也。

以盡其分之内之責而爲有位之謀則爲侵越分非職掌所及而爲他位之謀則爲侵職故凡不

在其位則當介然自守。雖才識過人。智畧有餘。而不敢違出位之嫌。而盡自處之道也。蓋君子素位而行。循分自盡。分內事不敢推諉。分外事不敢妄營。故無越職之謀者。乃所以無曠官之失。孔子戒之之意深哉。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有志王化。而追念正樂之時也。孔子曰。昔吾自衛反魯。既曾正樂。適當師摯在官之始。又能審音。其時樂之殘缺者。

已爲之補。失次者。已爲之序。無論其始作從之之時。固能協律和聲。無不美盛。即至關雎之亂。而爲樂之卒章。一皆清濁相濟。高下相宜。洋洋盈耳。可想見夫王化之隆。魯樂之正。惜乎今不得而聞也。蓋正樂有孔子之聖。掌樂有師摯之賢。故一時聲音美備如此。且關雎爲王化之始。當日王化行江漢澤及士女。實由文王后妃盛德所傳。孔子緬懷盛治。寤寐聖主。聞韶之嘆。思摯之心。有同情也夫。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此一章書。是欲人不失其本然之眞也。孔子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中才以上之人。有德而無病。若中才以下。雖有是病。不掩是德。如好高者多直率。無知之常。無足怪者。若賦性疎狂之人。宜乎行事直率。不爲邪曲。今卻借公行私。而又實此理之人。宜存心不直。是以罔濟妄矣。賦性昏昧之人。宜

乎厚重簡默不作聰明。今卻輕舉妄動而又
存心不愿。是藏詭於愚矣。賦性愚拙之人。宜
乎眞誠无妄。不爲欺詐。今卻二三其德。而又
存心不信。是隱詐於拙矣。此等之人。出於常
理之外。眞難識其本體。吾不知之矣。蓋狂侗
悾悾是氣稟之偏。直愿信是本體之眞。本心
未滴。猶可以陶鎔教化。而返其固有之良。本
心既失。則習染錮蔽。而不可以化誨之矣。故
孔子絕之。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使其

知爲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學。此一章書。是勉人進學也。然學將以求進乎道也。

學將以求進乎道。而無益。使無勤勤敏之功。則其心徒勞而已。所以君子之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

而不前。則所以君子之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

返躬以踐其實。致致焉。惟日不足。常如有所

追而不及者然。其用功之勤如此。然其心猶

悚然不敢自怠也。當日進之時。常懷日退之懼。惟恐失其所學。而果有所不及也。其操心之危又如此。蓋學貴日新。無中立之境。不日進者。則必日就月將。乃爲人主好學之芳規也。周成之遜志時敏。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此一章書。是贊舜禹心境之大也。孔子曰。凡人平時難窺其器量。臨境易見其襟懷。蓋本自然。非由強勉。巍巍乎崇高富貴不入其心

者其惟舜禹乎。舜禹皆以匹夫受禪。天下原非素有。然一旦尊爲天子。而溫恭允塞。不伐不矜。與未有天下之時。毫無損益。舜禹心體超然。不爲物役。又何有天下入其意中哉。蓋聖人氣象。度越千古。洵乎其不可及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此一章書。是極贊帝堯之大也。孔子曰。

吾嘗論列帝王。求其度量超越。德業兼隆者。大哉堯也。巍巍乎高大而無不覆冒者。莫如天。唯堯之德。格於上下。與準則之。蕩蕩乎廣遠無涯。形迹俱泯。當時康衢之歌。帝力何有。民亦涵泳其中。莫得指而名焉。與天之不可言語形容無異。其大而難名者若此。然以觀其治功之成就。則平成協和。巍巍乎功業之隆盛。莫得而尚也。又觀其文章之光顯。莫得而

掩也。其大而可見者又若此。大哉帝堯。洵千古夐絕者矣。後世人主。舍堯其奚法哉。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此一章書。是贊美周才比隆唐虞。因思至德。以推原所自也。記者曰。自古治天下者莫盛於虞舜。當時聖哲之臣。有禹稷契皐陶伯益

各盡厥職。以成四方風動之休。繼夏商而王者莫盛於我周武王。武王嘗曰。予有亂臣十人。外則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內則賢妃邑姜。夾輔贊襄。以臻四海永清之化。虞周得人之盛如此。孔子因而嘆曰。古云人才之生。最爲難得。豈不信然。惟在唐虞交會之際。故賢哲挺生。過此以往。獨周爲盛。然其間尚有婦人焉。奔走禦侮。不過九人而已。我因是有感於

文王也。以天下之大勢言之。三分已有其二。文王乃確守臣節。以服事殷。初不以盛衰強弱。嬖美唐虞者實以德而生。亦不擇時而生。帝師王佐。何代不止於才也。夫人才不擇地而生。亦不擇時而生。帝師王佐。何代無之。顧上之人。所以鼓舞任用之何如爾。亦何至有才無才之嘆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

吾無間然矣。

此一章書。是極贊大禹以見王道之純也。孔子曰。自古治天下者。事無巨細。各有當然之則。況承帝之終。開王之始。最易有間可乘。吾觀禹無間然矣。禹之時。九州作貢。所不足者非玉食也。乃卻珍奇而甘淡薄。至於奉祀鬼神。則犧牲粢盛。極其豐潔。玉帛萬方。所不足者。服物采章。務求盡制。四海爲家。所不

只者非宮室也乃安卑隘而戒崇隆至於田間水道則胼胝經營力爲禦備此皆儉所當豐適合天則無可訾議禹吾無間然矣書稱克勤克儉惟儉而後能勤洵足爲萬世人君法也

#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六十八

論語上之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此一章書是記聖教之所謹也。記者曰。夫子教人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若言之時甚少。謂之罕言。一曰利利是人情所欲。然與義相背。學者若有計功謀利之心。則害義甚矣。故罕言之。欲人知

所戒也。一曰命。命兼理氣。其故甚微而難測。若專以命言。則將怠棄人事。而生怨尤之心。故罕言也。一曰仁。仁包四德。其道甚大而難盡。若強以示人。則學者有躐等之心。故罕言之。欲人漸次以進也。於此見聖人教人至意。有在言語之外者。學者宜深體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

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貴約不貴博之意。達巷黨人稱贊孔子曰。凡人才識常患狹小。唯有孔子。大哉其不可量乎。大而道德性命之奧。細而禮樂名物之微。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可云博矣。惜乎汎兼衆藝。不在道全德備。故門弟子多能黨人雖稱贊聖人。而非能深知聖人者。孔子恐門弟子誤聽其言。將以務博爲事。故進門弟子

而謂之
守一藝耳。我將何所執
一藝皆足成名。有所謂射乎。夫六藝之
乎。亦執射乎。就二者較之。御與射者我將執御
以成名矣。可見隨在是道。不必泛求學聖人
者可以悟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
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衆。拜下。

此一章書是聖人維禮之意。孔子曰。凡事無

害於義者。或可隨俗。有害於義者。不可苟從。
卽如冕之制。績麻成布。而緇之爲冕。卽冕之
禮也。今以其細密難成。改用爲絲。較爲省
儉。儉雖非禮。然於大義無碍。我固不必立異。
從衆亦可。若夫臣之拜君。必在堂下。亦古禮
也。今則竟拜堂上。是驕慢而爲泰也。害義甚
矣。雖違背衆人。吾寧從下而不顧焉。蓋制度
節文之細。猶可隨時。三綱五常之禮。萬世不
易。孔子維持世教之意。深矣哉。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此一章書。是記聖人心體之虛也。記者曰。吾觀夫子應事接物之間。所絕無者。凡有四焉。人當事之未來。先爲億度。謂之意。既事之後。尚多留滯。謂之必。既事之後。尚不免。夫子渾然天理。但顧己私。謂之我。四者。人情所不免。則毋意。隨事順理。不設期於必。則毋必。過而不留。無有偏執。則毋固。大同於物。不私一身。則毋我。可見聖人之心。如鑑空水止。

本無繫累。不待禁止而自絕之。學者惟力以去私。靜以觀理。則亦無四者之累矣。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此一章書。是聖人事天立命之學也。魯有亂臣陽虎。曾爲暴虐於匡。匡人恨之。孔子貌似陽虎。經過其地。匡人舉兵圍之。孔子戒心於匡。從者皆懼。孔子慰之曰。道之顯著者

謂之文。文必得人而傳。堯舜禹湯之統傳於文王。文王既沒。其所傳之文。不在於茲乎。夫斯文之得喪。天意存焉。若天將喪斯文。則所賦於我者。必有所靳。我爲後文王而死者。將不得考述其禮樂脩明其制度。以與於斯文也。今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是天未欲喪斯文也。予之一身。有命在天。匡人其如予何。竊有以自信矣。於此知聖人見理之明。臨變不懼。非達天知命。烏能幾此。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此一章書。是聖人不貴多能之意。太宰。官名。

問於子貢曰。吾觀夫子。殆生知之聖乎。何其無所不通。多能若此。是太宰以多能爲聖。而知聖也淺矣。子貢曰。太宰抑知聖之所以爲聖乎。凡天生聖人。皆有節制分限。獨吾夫子

不爲限量。縱其才德使
造於至聖。故又多能也。子貢
以多能爲聖之餘事。可
與子貢問答之語。不敢以聖自居。又
多能爲重。因卽大宰之言以明之曰。大宰許
我多能。其知我者乎。但我之多能。亦自有故。
吾少時未爲世用而微賤。故能講習衆藝。此
亦鄙末之事耳。豈君子所重哉。君子學問。自
有達大者。不以多能爲貴也。門人因記琴

牢之言曰。夫子平日曾云。吾不爲世人所試用。故得習於衆藝。卽少賤多能之謂也。可見脩己之道。自有大本大原。治人之道。自有大經大法。博學多能。非所急也。

子曰。吾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此一章書。是見聖心之虛。教人之誠也。當時皆稱孔子爲無所不知。故孔子謙而不自居曰。我果有知乎哉。我實無所知也。但是平日

告人不敢不盡無論賢智來問必盡材其蘊。
即有鄙陋之夫來問於我彼固空空然一無
所能。我不敢以鄙夫而忽之。必叩擊發動其
兩端。凡事之始終物之本末道器之上下事
理之精粗無不盡我之知以相告焉。人見我
告人必盡其誠遂謂我則實
無所知也。此是孔子
教人不倦之意學者所當深思而自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此一章書。是聖人自嘆其道之不行也。孔子曰。大道將行。則天兆文明。必有祥瑞以應之。虞舜時。鳳儀於庭。文王時。鳳鳴於岐山。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雖聖王不重祥瑞。而文明之兆。於此可徵。至於今。鳳鳥不至。已非虞舜時。龍馬負圖已非伏羲之時矣。河不出圖。文王之時矣。世莫有用我者。道其不行矣夫。蓋孔子非思鳳鳥河圖出。自然可期。豈若後世後言祥起。則鳳至

瑞爲附會誇大之辭哉。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仁敬之心隨感而應也。

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如止水明鏡。一有所感則油然而生故記者曰。

孔子見有喪服而齊衰者有尊爵而冕衣裳者無目而瞽者。遇此三種人。雖年少必作而起。或行過其前必趨急而趨。所爲哀有喪

尊有爵矜不成人也。哀矜。是仁所發見處。尊禮。是敬之心充積於中。故隨感隨應。不待勉強。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一章書。是顏子希聖之學也。顏淵遊於聖

門學既有得得門嘗然歎曰甚矣夫子之道之難
形也嘗專力以進多方以求見其堅也仰之
庶幾可及乃力以進多方以求見其堅也仰之
可入乃鑽之彌堅又嘗瞻之若在吾前恍惚
之間卻又在後蓋仰彌高鑽彌堅是道之無
窮盡也瞻在前忽在後是道之無方體也使
不有善教之施學者何自而入幸夫子循循
有序善於誘人而使之自進焉蓋道之散於
萬殊者謂門之文就萬殊中有天理節文處謂

之禮。夫子先博我以文。使包舉融會。後約我以禮。使操持約束。回奉夫子之教。百倍加功。趣味日出。雖欲罷而有所不能。凡吾才力可用。既已竭盡無餘矣。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高堅前後。卓然如立於我前。當此之時。則自大以趨於化。自思勉而至於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非人力所能爲。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回惟有黽勉於文禮之中而已。噫。非深知聖道者。胡能形容親切如此哉。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守禮以正也。昔孔子有疾。子路慮及身後之事。以爲古時爲大夫者。皆有家臣治喪。夫子曾爲大夫。乃使門人爲臣。是尊師意也。不知夫子時已去位。不當復有家臣。是未知所以尊之之道矣。夫子病少

問乃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事。詐而不實也。
昔我爲大夫。則有家臣。今已去位。則無臣矣。
無臣而爲有臣。我將誰人之欺乎。無乃欺天
乎。且由之用家臣也。欲以脩其死於家臣之
以禮。與其死於家臣之手。而非禮自處。無寧
死於二三子之手。而自安其禮之爲愈乎。且
使我無家臣。不得行大葬之禮。然有
在。予豈死於道路。而不得葬乎。由前二三子
家臣之。見不必有。由後言之。見家臣之不當有。

可見愛人者當愛以德。敬人者當敬以禮。庶乎理順心安。而無踰越之失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有用世之心。而不苟用世之意。古人比德於玉。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借美玉以爲比。而問之曰。物之貴者莫如玉。則尤貴者也。今既有之於此。將韞於匱中。而終藏諸與。抑將求賈而沽之善者

而沽之與。子貢之意蓋以美玉之沽藏。探孔子之斷斷當藏也。孔子曰。美玉本爲世用。以埋言之。斷斷當沽而不當藏者。其沽之哉。其沽之哉。然天下之寶。原自貴重。豈可自輕。若使求於人。則本然之美。先失之矣。我必待賈而沽。此可見孔子用舍行藏之自來者也。此可見孔子用舍行藏之心矣。蓋藏則抱道忘世。聖人不忍。求則枉道徇人。聖人不爲。惟待則循乎天理。而安於義命之正。聖人之出處。誠時中之道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之化無分中外也當時

孔子因道不行欲去之九夷偶發欲

居九夷之嘆亦猶乘桴浮海之意云耳或人

未之喻。以爲眞欲居之乃問曰外國僻

陋恐不可居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自能

信其在我忠信篤敬無入而不自得且天地

間人性皆善道德仁義之氣禮樂教化之習

安在行於中國者不可行於外國乎。何陋之有哉。蓋上下古今東西南朔。此心此理。莫不相同。聖人之化。原無分於中外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正樂之事也。雅是大雅小雅。頌是周頌商頌。雅頌之詩詞。卽朝廟所用之樂章。必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故孔子追敘之曰。詩樂在魯久矣。但歷年既遠。頗多殘缺失次。吾自衛反魯之年。考訂

既詳徵驗足信。一一釐定之。然後樂之聲音節奏。得歸於正。其二雅三頌之詩。被諸管絃者。篇章次序。各得其所。而雅用於朝廷。頌用於宗廟。亦無有紊亂者矣。蓋詩樂所徵。孔子述往聖以傳後王之制作。沿道之精微。孔子述往聖以傳後世。正樂之功。匪淺鮮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一章書。是聖人於庸德之行。常見不足也。

孔子曰。人於倫理日用之間。雖甚卑近。甚微小之事。視之若易能。而其實每多欠缺。即如出而在邦國。則事公卿。必有所以事之者。當盡其忠順。而不失上交之道也。入而在家庭。則事父兄。必有所以事父兄之者。當盡其孝弟。而克脩子弟之職也。若有喪事。不特三年之喪。即期功緦麻。皆不可忽。必於情所當致。禮所當盡者。不敢不勉力以從也。至於飲酒。原以合歡。若飲之過節。易於亂性而爲所困。必操

存有主。勿使多飲。至神昏氣亂也。此四者雖
若近易。然身體而力行之。工夫卻極細密。道
理卻極廣大。非仁熟義精。涵養純粹者不能
也。以我自審。何者有於我哉。可見爲學當不
忽於卑近。不遺於微小。誠能於天理之當然
者求盡其量。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蹈其則。
雖希聖希賢。不外是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一章書。是孔子就川流以指道妙也。天地

間大化流行無時少息隨處可見然目前可以指示者莫如川流故孔子偶在川上有會於心而言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往而復來來而復往相續不已無非逝者有如此水夫晝夜亦如是未嘗有一息之停止也人心體此時時存省使私欲淨盡天理常存無有毫髮之間斷則庶乎不虧其本體矣推而言之天理流行觸處皆是天運而不已物生而不窮日往則

月來寒往則暑來大而化之開闔小而口
鼻之呼吸無在不有無時不然總是一無息
之體論本體則自然論工夫則自強不
息勉強之久至於自然而純亦不已焉則天
德在是王道亦在是所謂中和位育無非此
理惟在天縱之聖人察識其本體而擴充之
存誠主敬無少間斷以造乎其極而已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一章書是言好德之貴誠也孔子曰天所

賦於人大欲最易之正理而人得之之分判然乃吾觀人情亂性者理欲德雖人所本有而氣稟拘之物欲蔽之脩己之德則不能亹亹焉惟日不足見人欲如好色之心以好德則能易好色之心以好德將賢人君子日至於然至眞且切者未之見也蓋好德脩身親賢其益無窮好色則傷生伐性其害不小誠

前而脩齊治平自收其效其爲樂不更多乎
哉。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此一章是見爲學進止之機皆由於己也。

孔子曰。人之爲學必求有成倘日積月累已實用工夫而一旦厭怠心生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究歸無成譬如積土爲山勢已垂成其未成者但少一簣之土耳於此成山豈不

甚易。乃忽然中止。不肯加功。則前
用而山終不成矣。此其止止也。誰止
己。因循苟棄。亦猶是
也。可不戒哉。人之爲學。勿可畏難。雖爲聖爲
賢。未曾全用工夫。而
息。則積少成多。不可
土。其所覆者僅有一簣之土耳。與望成山。豈
不甚難乎。乃銳然奮進。
高大。山亦有時而成矣。此其進也。誰進之乎。

只一己奮發精勤以往耳。爲學而能自強亦猶是也。可不勉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敬止。於緝熙。敬止。尤在有恆。誠使工夫無有間斷。則盛德大業豈難致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贊顏子之能受教也。孔子教門弟子發明道理。常以言語相傳。但諸弟子聞孔子之言。未能會之於心。體之於身。

使有怠惰之意。惟顏子一言而心領神解。能健決。故聞孔子之言。即能明睿。故罷不能。拳拳弗失。所以終孔子贊之曰。凡人聽言。半疑半信。若在若亡。罕有不惰者。若夫語之以道。而心知力行。欲意者。其惟回也與。孔子稱贊顏子。亦所以勵羣弟子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追思顏子之好學也。凡人

為學智愚賢不肖之分所爭惟在進止之間
耳進而不止雖至聖人而無難止而不進則
終於庸人而已孔門惟顏子好學有日進而
未已之勢使得永年必至聖人地位故孔子
當顏子既逝猶追思而謂之曰惜乎吾但見
其奮往精勤方進而不已也未見其逡巡退
縮欲止而不前也以其勤學如此由此日進
不已其造詣所到豈可限量而不意其早逝
也豈不深可惜哉孔子之惜顏子如此學顏

子之學者亦惟精進不已則庶幾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此一章是孔子勉學者以有成也。凡學者始有其質。猶穀之始生有苗。繼加以學問。發達其聰明。猶穀之吐花爲秀。終焉實有諸己。猶穀之成穀爲實。學必至於成。猶穀必至於實。方爲有用。故孔子借喻而言曰。

或失其耕耘。逆其生理。培植滋養。一有不到。

則但生苗而不吐花秀發者有矣夫。卽吐花
秀發而不結實者亦有矣夫。美而不成。其何
用哉可見講學脩德。亦當有始有卒。勿致一
暴十寒。則日進無疆。而底於大成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
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及時勉學也。孔子曰。
君子進德脩業貴於及時若人之後生者。實
是可畏。其年富。進學有餘日。其力強。進學有

餘功。誠能不虛此年力。兼時勉學。日進不已。則其造詣所到。殆未可量焉。知將來不如今日之可畏乎。倘若因循悠忽。歲月蹉跎。轉盼四十五十之年。而不以善聞。斯亦不足畏也已。孔子無成後來更無可望。是則衰老先言可畏。是期望以勉勵人。後言不足畏。是絕望以警戒人。總是教人及時勉學也。可見作聖之功。全在春秋方富之年。日新不已。日進無疆。則功崇業廣。豈有不造其極者乎。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
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聽言者貴有受言之實
也。孔子曰。凡人聽言。必當虛己以受。求其實
益。如見人有過。以正言直論。明白規諫之。是
謂法語。語之言。此等言語。詞嚴義正。人聽之自
然敬憚。不得不允服。其能無從乎。然非貴面
從而已。必因所言者一一反求。既有過愆隨

卽改正。乃爲可貴。見人有過。以婉詞微意。委曲與之言。此等言語。是爲英與乎。人聽之言。是無所乖忤。不得不欣喜。其能無說乎。然非貴一時喜悅而已。必以所言者。一一尋繹。深得其微意之所在。乃爲可貴。若一時喜悅。而不能繹思其理。外貌順從。而不能自改其過。則雖正直規諫之論。日陳於前。委曲開導之詞。日聞於耳。究不足以醒其昏惛。救其過失。吾終無如之何也已矣。孔子深絕以

警之如此。凡聽言納諫。虛己以受。務求實用。勿事虛文。則講學脩德。治國平天下。均有裨益矣。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立志也。孔子曰。凡士君子必先立志。志於道。志於仁。皆志也。所志一定。方能爲聖爲賢。至於有始有卒。終不可得而奪。且以勢之難奪者言之。如以三軍雖衆主帥。宜若不可奪者。然三軍雖衆

心有時不齊。力有時不合。則其帥可奪而取之也。若以匹夫而守其志。則始終不變。生死不渝。必不可得而奪也。可見士君子只在立志。所志既定。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謂大丈夫者。如是而已。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此一章書是言進道不可自足也。凡貧富動其心方能進道。子路識趣高明。能於貧富之際毫無繫累。故孔子稱之曰。人情戚戚於貧富。每於貧富相形之際。未有不動心者。若夫身衣敝壞之縕袍與衣狐貉貴服之人並立。而恬然淡然無動於中。不以爲恥者。其惟由也與。夫由能不恥其無忮之心可知矣。凡人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則必忮。恥己之無。而欲取之。則必求。忮

求心生無所不至卑恥貪之念爲之也。由
獨能不恥。徵詩有云。無所矜。無所忮。無所貪
而不求。於外物一無繫累。用是以往。何所爲
而不善乎。此言惟由足以當之矣。孔子引此
以美之。如此。子路聞孔子許之。遂將此詩詞。
時時諷咏。若將終身者。是自喜其能而不復
求進於道矣。孔子警之曰。義理無窮。必有日
新不已之功。以求至於盡善之地。是不忮不
求之道。特進道之階耳。若止於此。何足以盡

善哉蓋爲學不以境遇動心方可與進道然須由此而進至於中心安仁終食無違乃爲盡善故孔子警子路以勉其進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託物以比君子之節行也。孔子曰春夏和煖之時草木無不暢茂雖有堅剛柔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歲暮寒凝草木零落而松柏猶蒼然不變然後知其後彫也蓋治平無事之時小人或與君子無異。

至於遇事變。臨利害。改節易操。甘與草木同
腐者多矣。惟君子處之彌艱。守之彌固。威武
不能挫其志。死生不能動其心。卽如後彫之
松柏然。夫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惟至時
變。而後知君子之不同於庸衆也。然必待有
事。而後思得君子而用之。豈不晩哉。此聖王
所以貴百年之計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此一章書。是孔子指成德者之心體以示人

也。孔子曰。知仁勇三者。
之心體也。本無牽繫而不憂。
本無委靡退怯而不懼。自人心一有所蔽。即
有疑惑。本無障蔽而不惑。
惟夫有知之德者。格物致知。不昧虛
靈之體。則事物之交。凡是非可否。無不坐照
無遺。何惑之有。自人心一有所累。即有憂患。
惟夫有仁之德者。涵養純熟。渾然天理之公。
則境遇之來。凡窮通得失。無不順理安行。何
憂之有。自人心一有所怯。即有恐懼。惟夫有

勇之德者至大至剛直養浩然之氣雖當大節重任危險阻艱難皆毅然處之無逡巡退縮之意何懼之有此皆成德之事學者以之脩己帝王以之治天下國家皆不外此然則足以照臨四海仁至於不憂則足以弁包九有勇至於不懼則足以裁決萬幾帝王之學尤所當加意者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全學望人也。孔子曰。人之造詣不同。學貴循途而進。如人志氣遽往。銳然以典學自命。是可與共學矣。然學必專心致志。向道而行。而後不爲他岐所惑。初學之人。或識見未定。未能實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者。未可遽與之適道也。既勇往以從之矣。必篤信好學。而後不爲外誘所奪。適道而不變。是可與適道之人。或操守不堅。未能固執而

之立也學至於固執而不變亦可矣然守而未化也惟聖人一理渾然汎應曲當於事變之來各適其輕重之宜如權之稱物者然彼或不能通權達變以幾夫時措咸宜之妙是可與立者未可與權也學至於可據與之權而全矣蓋爲學之道未容躐等而進當循序以致其功亦不容得半而足尤貴層累而造其極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一章書是孔子借詩以勉人用思之意昔
逸詩有云唐棣物之無情者也其花尚翩翩
然搖曳若有感而動矣況我與爾人之有情
者也豈無所感動而不爾懷思乎但以所居
之室相去隔遠而不能相及耳夫詩人之所
思者固未知其所指何在孔子遂借其言而
反之曰思之爲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詩
所謂室邇人遠畢竟是未之思耳若果思之則此

心之靈明。雖千萬里之外。千百年之上。一思卽至。初無障隔壅蔽。夫何遠之有。夫道在於心。思盡心求道之功。人之於道。只以爲遠。若求諸心。則欲耳而不求之於心。故以爲遠。若求諸心。則欲仁斯至。何遠之有。是以君子貴近思之學也。

鄕黨第十

孔子於鄕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鄕黨一篇。皆是記孔子容貌威儀。起居動靜

之詳。蓋聖人盛德積中。動容周旋。有自然中禮之妙也。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也。門人記曰。吾夫子之居鄉黨也。則見其言貌之間。恂恂然信實而已。謙卑遜順。不敢以賢智先人。有似乎不能言者。蓋鄉黨乃父兄宗族之所在。故禮恭而辭簡如此。至於與祭而在朝廷。則便便然與人議論。制度儀節之精微。固之必審。紀綱法令之詳悉。辨之必明。但言所當

言。常敬謹而不放爾。蓋宗廟乃禮法之所在。朝廷乃政事之所出。又與處鄉黨之時不同。故言之不容不盡。而辨之不容不明如此。此聖人盛德之至。故隨所處而皆合乎禮之中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同也。門人記曰。吾夫子之入朝也。方君未視

朝之時。正臣工議政之際。如與下大夫言。其勢分猶卑。言或可以直遂。則當言即言。正辭斷義。無所委曲。但見其侃侃然剛而直也。若與上大夫言。其體貌尊重。言不可以徑情。雖理之所在。抗正不阿。然必顏色和婉。辭氣從容。但見其閭閭然和悅而諍也。至君既出而視朝。夫子極其敬。謹不敢一毫怠忽。則踧踖如而恭敬不寧也。但常人過於矜持。未免失之和緩。動容周旋不過

其則與如而威儀中
下各中其節如此
君召使擯勃如也足躩
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
賓不顧矣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爲君擯相之
列國諸侯朝聘往來主賓相見之
擯相者主謂之擯言其
相言其輔相行禮也門

命有召使之爲擯迎接賓客此乃兩君交好
人禮所繫故夫子一聞君命敬愼之至頓改
常容觀其顏色則勃然變動不類平日之安
和自適觀其步趨則盤桓不安屛營不寧有
似欲前進而不能之狀此是承命之初其敬
有如此及賓至而君迎之時賓主有相適爲次
者遞傳賓主之命以相達夫子此時適爲擯
擯有上擯居於身之左有末擯居於身之左
故拱揖所與同爲擯者或揖左人傳命而出

則以手向左。或揖右人傳命而入。則右然手雖有左右。而身則端整自如。未嘗隨之而動。但見其衣之前後襜如其整齊也。及賓主相見之後。主君延賓而入。爲擯者當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夫子於疾趨而進之時。足容雖疾。手容自恭。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然。此是行禮之時其敬有如此。行禮既畢。主君送賓以出。賓方退出之際。主君之敬未解。夫子必待復命於君曰。賓已出。不復回顧矣。所

以舒君之敬。不使勞於瞻望也。此是禮畢之後。其敬有如此。夫以爲擯一事。自始至終。無不中禮。如此。此所以爲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在朝之容也。門。君門。朝之時。方入記曰。吾夫子趨朝之時。方入宮門。去君雖遠。敬心

已切。但見其曲身而行。鞠躬如也。雖公門高大。卻似不能容其身者然。其立也。必不敢當門之正中。避所尊也。其行也必不敢踐履門限。恐不恪也。敬於入門之始如此。由此而進。則爲君所宁立聽治之虛位。夫子過之。見位如見君。其顏色則勃然而變。其行步則躩然而盤旋。其言語則訥訥然謹愼收斂。似氣不足以出聲者。敬於過位如此。蓋去君漸近。故其敬漸加。與入門之初不同矣。當升堂之

時則兩手摳衣下縫使之離地以防傾跌之
患歷階升堂曲身而行鞠躬如也其心敬氣
肅漆自屏藏似不息者蓋愈近君則愈敬愼
視過位之時又不同矣夫子見君已畢由是
下堂而出降階級一等始稍舒其顏色有怡
怡然和悅之意然其敬君之心有終不能忘
者但見其下盡階級趨走以就於下則端拱
如翼手容之恭如故也復其朝班之位而立
依舊蹐蹜而恭敬不寧身容之肅如故也蓋

自始至終。一於禮。如此。可以爲人臣法矣。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容也。門人記曰。夫子承君命以聘問鄰國。執持至鞠躬如也。有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國君之命圭。以通其信。則敬謹之至。鞠躬如也。有如不勝者。身容低昂。何肅也。執之平衡。心與手齊。有時舉手向上。則如與人相揖者。未嘗失之太高。有時俯手向下。則如

以物與人者。未嘗失之太卑。手容何恭也。其色之見於面者。勃然變動。如臨戰陣之時。色容何莊也。其容之形於足者。舉足促狹。曳地而行。若緣物然。足容何重也。及聘問之後。以君命獻禮物於鄰國之君。所以達君之情。但見夫子有和悅之色。視聘時漸舒也。享畢。又以私禮見鄰國之君。所以伸己之敬。則愉愉如而又加和也。蓋敬以盡聘問之情。惟夫子其能不辱君命乎。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此一章記孔子衣服之制也。門人記曰。聖人持身。即一衣服亦不苟。如常服則不用紺緅二色。以爲衣之領緣。蓋紺乃深青揚赤色。爲齊服之飾。緅乃絳黑色。爲練服之飾。故不

以之飾常服也。私居之服不用紅紫二色。合赤白而成紫。皆色之不正者也。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故不以服私居如此。時當乎暑。則服單葛之衣。或取夫絺而精者。或取夫綌而麤者。然必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蓋暑服宜於輕淺而不宜見體也。時當乎冬。則隨所服之裘。裘如黑羊之裘。服以緇衣。欲黑色相稱。白麑之裘。服以朝覲。則裼以緇衣。欲黑色相稱。白麑之裘服

於聘享則裼以素衣。麑裘。
服於蜡祭。則裼以黃衣。纁裘。
之制也。若私居之裘。其制則長。取其
短其右邊之袖。蓋作事常用右手。取其便於
舉動也。私居之裘。則用狐貉爲之。以其溫暖而
溫厚。可以禦寒。而適體也。其致謹於裘葛之
制如此。服必有佩也。居喪之時。去文就簡。非
所宜佩。若已免喪。乃去凶即吉之時。必玉
以象德。器以備用。無所不佩焉。衣必有裳也。

朝祭之服。取其方正。其下裳則用正幅。如帷
幔然。謂之帷裳。然人身之腰爲小。故於兩傍
爲襞積。有衣褶而無殺縫也。若非正服之帷
裳。則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倒合之殺縫。其制上
以其殺於下齊者一半。故謂之殺縫矣。
窄下寬。取其省約而不妄費也。其豐儉各有
所宜。如弔服所以哀死也。若羔裘之朝
服。元冠之祭服。則不用之以弔。蓋羔裘不以吉服
而用之於凶服也。朝服所以覲君也。孔子時

雖致仕。每月之朔。必服其朝服而北面以朝。蓋不以致仕而忘乎君也。其謹於吉凶之禮。又如此。蓋衣服所以文身。亦聖人之所必謹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謹齊之事也。門人記曰。齊必沐浴。既毕。必更衣以布爲之。不但內志之清明。而且外體之純潔也。齊戒之時。既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

著明衣而寢。故必別有衣之制。足也。其周身之外。仍長有一半。使其可以覆常品矣。齊則必變其所食。不飲酒。不茹葷。恐以臭味之故。昏吾精明之德也。平居之坐。有常處矣。齊則必遷其所坐。不安常。不襲故。恐以便安之習。奪吾慎重之心也。其變帶以盡敬如此。此可以得聖人謹齊之心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

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飲食之節也。門人記曰。聖人之飲食。不特爲養生計。蓋亦有道存焉。飯食雖不求其精。而亦不厭其精。牛羊與魚

之腥聶而切之膾雖不求其細蓋食精膾細有益於人者聖人所不去也夫食之有益於人者豈食之乎故食取其精也苟飯傷熱濕而餲或味變而餲則不食膾取其細也苟魚爛而餕與肉腐而敗則不食若未敗而色變此色惡也則不食未敗而氣已變此臭惡也則不食人事之烹飪或失其節者不食天時之成熟未至其期者不食蓋以上數者食之皆足

傷生。故夫子謹之。夫物之有害者固不食。而無害者亦豈苟食之乎。割肉以正爲貴。不正則與心體違。不苟食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不備。不苟食。而所常食者。亦自有節。蓋人資穀氣以養生。若肉味過多。反勝五穀之氣。致失養生之道。故必節之。雖不辭其多。而不使其太過也。飲酒以合歡。若崇飲不已。既能昏性而喪德。又能致疾而傷生。故必節之。雖不限其量。而不及於

酔亂也至若酒出於沽脯出於市恐不精潔
或至傷人。故皆不食。若夫黍可以通神明去
穢惡。故每食常設而不撤去。凡飲食之道惟
適可而止。不太多而過飽。恐傷生也。其養生
不既周乎。夫日用之飲食固慎而須於人者
亦有節。夫子當助祭於公庭而有胙肉之得
也。歸即頒賜。不待經宿。蓋重神惠而尊君賜
故不敢遲也。至於家廟之祭肉雖可少緩未
能當日分賜。然亦不過二日。皆以須之於人。

若過三日。則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神之餘矣。故不久留也。其須食有當可之節如此。夫子當食。雖人有問疾及。亦不輕於答也。當寢之時。心安於寢。亦不輕於言也。雖蔬食菜羹。亦必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其祭雖小。亦必齋如。其敬焉。此皆聖人飲食之節。無不中禮。如此。蓋不止於養身。而亦所以養德。學者能隨事而體察焉。何莫非道之

所在也。

席不正不坐。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所處必以正也。門人記曰。夫子心安於正。事事皆整齊嚴肅。故於席位或偏向不正。自不苟於坐焉。蓋東西南北各有正位。席不正。則與心不合。心便不安。故雖小不苟也。則其出入起居之無不正可知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

阼階。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居鄉之事也門人記曰。

夫子之居鄉也或與鄉人宴會飲酒時則少長咸集矣其中有六十以上執杖而行之老人。夫子必加尊敬。宴畢之後杖者出。夫子即隨之而出。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也。其敬長如此。

冬之月則命有司大儺以驅除鬼祟而迎納吉祥也蓋此禮雖古而近於戲。夫子家居遇

鄉人行大儺之禮。則敬君命而服朝服以立於東階焉。以鄉人儺於我家。我有主道也。其敬古禮如此。此居鄉之道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曰。丘未達。不敢嘗。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與人交之誠也。

曰。夫子之造與人交也。一出於至誠而不欺。如所交之人。在於他邦。夫子遣使候問。使者臨行。則必從後再拜而送之。有如親見其人。不

以其在達而廢敬也。季康子饋以藥。夫子拜而受之。以答彼之殷勤也。且直告使者曰。丘尚未知此藥所用何病。不敢嘗。然受而不飲。則又虛人之賜。故直以不敢嘗告之。其受飽之誠又如此。夫子誠善與人交者哉。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仁民先於愛物也。門人記曰。夫子養馬之廐被火焚燒。夫廐爲

火焚傷馬必矣夫子自君之朝退而來歸聞之即問廐焚曰火得毋傷人乎未嘗問及馬也蓋惟恐人之傷故不暇及於馬耳夫天地之生物於人爲重當發問之時意不在馬而當在人聖人其體天地之心爲心者乎。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侍食於君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事君之禮也門人記曰

凡臣之於君務期盡禮毋論事之大小悉當
以謹敬持之若夫子則無一事之越於禮者
君或賜以熟食必正席致敬而先嘗之然後
頒人尊君賜也君或賜以生肉必烹調
使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君或賜以生牲
必畜之於家無故不殺仁君賜也其盡禮於
受賜有然夫子或侍於君而食於君之側其
時君祭而置品物於豆間則已不祭而先飯
蓋禮君賜之食而客之則命之祭夫子不敢

當君之客己。故先飯以示爲君嘗食之意其盡禮於侍食有然。夫子或以疾寢而君親之。倘得扶疾而以臣禮接君。固其心矣。勢必不能則首居東以受生氣。加朝服於身。又拖大帶於上。不忘恭也。其不以疾而廢禮又有然。君或有事而召。倘可卽升車而行。所不辭矣。若猶未駕。則迫不容待。徒步以往。不俟駕而遂行。急君命也。其不以勞而廢禮又有然。蓋分義之必循斯禮文之必謹。夫子於

纖悉委曲。無所不竭其誠敬。是不獨身之小節。而正以立萬世人臣之大常也與。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交朋友之義也。門人記曰。朋友爲五倫之一。原以義合者也。夫子之於朋友。莫不以義爲斷。如朋友不幸而死。無親屬以主之。是無所歸者。於義爲當殯者也。曰。於我殯。蓋揆乎事理之宜。遂直任

而不離也。如朋友之饋。或輕或重。皆交際之常。於義誠所不當拜者也。是以雖重如車馬。非饋祭肉之所以拜者比。則直受之而不拜。蓋祭肉之拜。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車馬豈其倫乎。此夫子所爲悉合乎當然也。蓋義裁於心。夫子不以存歿易其心。不以貨利動其心。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狎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行盛

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容貌之變也。門人記曰。

容貌乃隨事順應。適當乎理。其形諸身而見於色者。各有不同。凡人寢處。悔易流於肆。夫子雖舒布其四體。而不至偃臥以如尸。私居不必過於拘。夫子雖愼持於平日。而不事矜莊以爲度。其容貌之見於處己者如此。若夫有喪之人。所當哀也。夫子見齊衰者。雖狎所親狎。必變色以待之。有爵者。與無目

之人。所當致其尊與矜之誠也。夫子與瞽者。雖當燕見。必禮貌加之。至夫子車之時。見有服凶服者。則惻然不寧。式。見有負版籍者。則肅然起敬而爲之式。此一以哀有喪。一以重民數也。至夫子當燕享之時。主人設盛饌以相待。必變色而起。以致共敬。所以重主人之禮也。其容貌之變。其常色。惕然恐懼。蓋敬天之怒而人者如此。至迅雷風烈。乃天變之大者。夫子當此。必變

不敢逸豫以自安也。其容貌之見於敬天者又如此。夫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其出之也非有心。而觀之者則各異。至如見負版而式。遇風雷而變。則尤所以重邦本而畏天威也哉。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升車之容也。門人記曰。我夫子正直存於中。而肅恭著於外。隨其所在。見其有敬容。無肆容。人當升車。自無

不立而執綏者。然或未免於偏倚也。惟夫子則必正立執綏。而一無偏倚焉。及既在車中。則瞻視有常。未嘗回首而顧也。言語必愼。未嘗妄有所指也。蓋敬容之見於乘車者如此。夫禮。大夫得乘車。苟或稍縱。卽不足以見盛德之容。而且惑人之視聽。夫子之不待謹而自謹也。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與。

召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

路共之。三嗅而作。

此一章書。是見孔子時中之聖。其所會心者無非時也。門人記曰。鳥之爲物。雖微。見人之顏色不善。斯擧翮而他往。又必迴翔審視。擇可止之地而後集焉。何其能見幾而擇擧。擇地而集如此。昔者孔子。見雌雉雄雉存於山梁之上。因感而嘆曰。彼山梁之雌雉。當飛則飛。其飛也以時。時哉時哉。子路不悟。以爲時物。而共向之。有執之意焉

遂三嗅而作。其在山梁也非翔而集於山梁者乎。其嗅而作也非見子路之色而舉者乎。是可以知夫子之有取乎時矣。蓋孔子於君臣朋友父兄宗族之間。一言一動。莫不各盡其道。非屑屑以求其合。時當然耳。此所以深有取乎時也。記者記此以終聖人之悉因乎時云。

5581